

杀机时刻

首部全景描写现代立体战争巨著，再塑解放军热血群英！
场面恢宏，气势磅礴，钢铁咆哮，浩然正气。

杜博宁 著

BLAST MOMENT

《燃烧的天空》 后作者又一力作
铁血军魂 军迷圣典

I247.5/1569

2008

《燃烧的天空》

铁血军魂 军迷圣典

杀机时刻

杜博宁◎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机时刻/杜博宁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689-915-1

I. 杀...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627 号

杀机时刻

作 者:杜博宁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1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8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915-1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章 天大地大,没有兄弟情大 *P* 1

当第一滴血流下,我就走进了杀戮的抽象画,当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就用滚烫的泪洗涤脸颊。我们没有放弃国家!——耿红旗在缅甸战壕里的家信。

第一章 死磕在雅鲁藏布江 *P* 21

刀尖上的舞蹈,让我学会洞察每一个人的坐标。坚强的君影草在狂风里盛开,风雨愈烈,她越灿烂!——李南星的武装直升机在雅鲁藏布江峡谷上空悬停。

第二章 维和碰上硬茬子 *P* 39

南北战争,就这样在猛然间爆发了!每一颗子弹的音效,不堪一击的战壕,始终变异着悲剧的乐章!——小北京在炮火下观测着远方敌情。

第三章 向摩天崖挺进 *P* 53

躲进地下坑道,却还是被孤独找到,是否该选择沉沉的睡着?结束这行尸走肉的生命用不了一秒。——李东直对军旅生涯的慨叹。

第四章 笑傲大空袭 *P* 95

从将军到墓碑,不过是一瞬间。我走的每一步都是起点,我的肺脏溢满着硝烟。——金昌镐在巷战中走进昏黄的掩体。

目 录

第五章 兵血滚烫

P 135

我厌倦了继续饰演战场上的主角,我的枪已疲惫,运气已粉碎,无论输赢都一样的狼狈。——李东坡在第一次冲锋前命令部下检查弹药。

第六章 被驱逐的头狼

P 167

我还是想念那些分给我烟抽的兄弟,虽然他们背叛了我,虽然路很漫长,梦想很遥远。——耿红旗孤独地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旷野。

第七章 生死狙击

P 191

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崔明勇在地下掩体中鼓励部下。

第八章 流浪的子弹

P 215

死神于疾风中张开他的双翼,当他通过时向我脸上呼了一口气。我沉睡的眼睛极度的睁大与冷淡,但心却澎湃的跳动着,即使是慢慢静止。——张丰成在弥留间看到了死神之翼。

第九章 好兄弟,你们在哪

P 243

透视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命运,把困苦转化为不断努力的动力。——玛雅唱完最后一首歌的心情。



(一)

引章

天大地大，没有兄弟情大

当第一滴血流下，我就走进了杀戮的抽象画，当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就用滚烫的泪洗涤脸颊。我们没有放弃国家！——耿红旗在缅甸战壕里的家信。





(一)

2008年春,缅甸南部山地,毒枭控制区。

硝烟。

血战三天,中国人缅反恐特警队——“老虎”大队,死伤狼藉。

“我们这些人就是活得快、死得早,留下残缺不全的尸体喂野狼。”老兵林强喝着劣质酒对耿红旗说。

耿红旗靠着AK-47步枪,在一截血淋淋的小肠下面正打瞌睡。

鬼寂山谷。

那截小肠就那么赤裸着一直随着枯枝轻轻摇摆,血迹浸染了一片焦黄叶子。

那是个新兵蛋子汤全的小肠,他的尸体就仰面躺在不远处乱石上,腹腔已经像是被淘空了的鱼腹,尤其眼睛,惨白、无光。

“有人!”一个嘶吼声。

“轰!”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紧接着惊醒了耿红旗。

满天血雾。

突然一条被炸飞的手臂打在他脸上,鲜血立刻顺着半边脸流淌下来。这是一枚迫击炮弹,就是从旁边那座小山上发射过来的。昨天那些毒枭叛匪已经转移到了那座小山上,他们发现了耿红旗这些没有撤退的士兵,于是立刻架起以色列产120毫米CARDOM迫击炮向这里轰击。

从那个小山上能把这个阵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但好在这些从该地区撤退的孙子们一时运不来很多山地炮,从爆炸来看,只有六门迫击炮。

但这已经足够了——第一发炮弹就在阵地正中央爆炸,发射角度和标米都相当准确,这些老练家们根本不需要试射校对,一名“老虎”立刻丧命,另外还有两名士兵被炸伤。



紧接着一阵密集的炮弹不断掀起气浪，让这个阵地上所有东西仿佛都在被撕扯。

耿红旗他们就这么成了靶子！

毒枭雇佣叛匪可以轻松地把一枚枚炮弹送到他们头顶，而他们的冲锋枪却构不成任何危害。叛匪高高在上，如同死神站在山巅嘲笑，而耿红旗他们就像是满地跑的老鼠，等着铁斧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看！山下来了一个车队！”

“谁的车队？我们援兵还是他们人？”就在王民少尉刚刚举起望远镜的时候，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颅，子弹从右侧眼角射进，没有穿出来，他头颅在子弹击中片刻猛地向左侧大角度摆过去，没有再摆回来，而是带着身体一头栽倒在地，脸部撞击到岩石上，但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

群龙无首。

三天了，已经损失了四十几个士兵——大多是刚刚上战场的新兵，整个阵地到处都是尸体碎块，脚下土地没有几处不是掺和了凝固血块的泥土。

远处道路上已经能看到那队装甲车队正在以战斗准备队形向这里开进，卷起的尘土遮蔽了美丽晨曦。

到底是来支援，还是来屠杀我们？

没有人去问，但每一个人目光都盯着这支车队——如果没有这支车队，耿红旗他们已经是待宰羔羊，但它突然出现在美丽晨光中，要么是来碾碎他们，要么是来拯救他们。

“老虎”大队阵地上除了尸体碎块就是伤残士兵，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作战，弹药、指挥、通讯，不是告罄就是中断，谁也不知道能否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装甲车队来了，看清楚了。

“92式！是中国制造的装甲车！”林强兴奋喊道。

“GO！GO！你们这帮孙子快上车！”李南星中校像条公狼般嚎叫着探出头！

烈风里，耿红旗随着残余人流，快速上了92式装甲车后面的卡车。

几天了，桑昆雇佣军队在第五次山地战争中已经将政府军人驱逐出了



这个山峦的大部分地区,这迫使政府军不得不以小规模渗透进入南部山区,大多数都是几个人、十余人小股活动。

缅甸军方请求中国支援,于是就有了“老虎”大队远征丛林。

钱是万能的。

毒枭桑昆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支援,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佣兵和来自很多地方的武器,甚至有一些大国隐秘地支持。

最令人恐怖的是,桑昆从来不曾屈服于缅甸军方。

整个车队跟着五辆“92式”装甲车,中间两辆是装载着物资的卡车,没人知道帆布下面是什么东西。其他护送的士兵坐在后面两辆车中。

耿红旗他们全是轻武器,没有任何重装备,连手榴弹都每人只发了一颗。

沉默。

“轰!”

最后面一辆“92式”突然被一枚单兵反坦克导弹击中,整个车差点被掀翻,车厢立刻燃起了大火,那里面还有五名队友。

这辆车就跟在耿红旗车后面几米远,他甚至能感觉到爆炸气浪冲击过来,一时难以呼吸。

“我们遭到袭击!”这话没等说完,紧接着又有一枚反坦克导弹击中“92式”侧后轮胎,整个车子立刻被爆炸气浪抬了起来,然后侧翻过去。那辆车上本来还跳下三个背后还在燃烧的士兵,但在这第二次爆炸后,那辆车上所有人再没出现过,四周多了一些残肢断臂,一个头颅甚至被气浪从后面抛进了耿红旗这辆车里。

“反坦克导弹!快下车!!”李南星喊叫着。

所有人立刻蜂拥着从车后面跳下去,他们知道也许第三枚导弹正在喷着火焰朝他们冲过来。这辆装甲车司机也立刻猛地一踩油门,“92式”怒吼了一声向前冲去,企图躲避一枚正在射来的导弹,后敞口车厢上还没有下车的士兵立刻被惯性从车上摔了下去。

耿红旗被后面林强从上面推了下去,重重摔倒在地上。

轰!



那辆“九二式”装甲车爆炸起火，司机飞出半张脸。

“我操！”耿红旗骂着抓紧步枪。

“别是他娘二手‘92式’！像我网吧里认识那些娘们！把枪平端射击！这孙子！”林强边骂边踹了脚旁边一个小兵。

(二)

刀光剑影，喊杀连天！

黎明，雇佣军潮水般冲上来，第一次进攻就是近身肉搏。

中国“老虎”大队较量国际雇佣军！

下雨了，一轮红日在雨中喷薄欲出！

半面大红旗，傲立，迎风飘扬。

红旗上面书写血红大字：老虎大队！

杀气中，一只山鹰在盘旋！

几百把寒光闪闪的枪刺和军刀上，折射出一张张男人愤怒的脸。

斜砍！断头斩！横劈！外加大声喝叱和狂吼在丛林里此起彼伏，直到下雨也没有停歇，反而有愈来愈烈的趋势。

大雨在咆哮！

遍地都洒满了刀口滴下的血，也不知道到底消耗了多少红细胞。

中国人缅反恐队“老虎”们吼叫着对不断劈近的刀头疯狂对杀，寒森森的青色军刀狂风骤雨般倾泄到空气中，在雨里溅起一朵朵血浪。

厮杀人群里不断传出耿红旗的吼骂声。

“孙子，看刀！！”

臭骂声丝毫没有影响到一群野兽的狂野杀气。

至少有一万点刀芒溅出火星子在空中乱飞着，不断坠落！

刀刃在男人头上飞舞着，死亡也在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雨滴，听着利刃从耳边飞过，几百块岩壁突然被劈成无数碎片，那种刺激没有亲身经历过人绝对无法想像。



不少中国军人身上的军装已经被烈焰彻底熏成了黑色，飞出一个个大洞，露出里面因为承受步枪后坐力而带出大面积淤血的胸肌。

在这里，每个中国男人身上找不到一丝稚嫩气息，相信任何人不只一百次感受到刀锋擦身而过的惊悚，心志也会变得同钢丝一样强韧。他们脸上已经有了刀削斧凿的坚硬刻痕，两只眼睛随意转动中更带出一种机警干练又不失狡诈的光芒，手上都布满了厚厚老茧。让人感受到一种只有千军万马一起冲锋时才会腾起的狂烈杀气。

惊人杀气铺开在天地间，惊骇得平时肆虐意淫的风也跟着眼角狂跳，口吐白沫！

一大片死尸，分不清谁是谁。

半小时后，雇佣军快速退下山去。

“迫近作业！迫近作业！补充武器！阻击手进入潜伏位！”李南星吩咐着人把卡车上的六门81毫米87式迫击炮卸下来，又把一捆捆95式步枪和手榴弹摊在地上。

耿红旗他们手脚并用，快速用工兵铲在山上开辟出两线坑道阵地，几个披着迷彩的狙击手潜伏进树林里。

雨花飞驰。

这么大的雨，下了半个月还在下，天天都是湿的。

丛林里一片泥泞，野兽们格外活跃起来，肆虐代替了一切，到处都是饥饿中寻找猎物的狼群。

黎明前，一堆堆篝火还在燃烧，炽黄光和蓝色鬼光挟着青烟浮上了墨绿天空。一片片杂草丛生的旷野地被照得朦朦胧胧。火光映出人影在昏黄地雨地上互相冲撞。枯叶在慢吞吞的腥风中摇曳，夸张变形的阴影侵吞了一片片光明。夜空中飘荡着毒雾般的雨，悄无声息，却又实实在在。

耿红旗突然觉得天地变得很冷酷。

战争、鲜血、屠杀、令人作呕的尸体、人性缺失、残阳的美，曾经懊悔、恐惧；曾经愤怒、狂暴；曾经自哀自怜、怨天尤人，曾经发誓要索回一切……

“轰”一声巨响，一门雇佣军美制加农炮抖动了一下，把橘红色火焰吐出去，炮弹在空中划开一条赤色弹道，落在老虎阵地上。

“轰轰轰！”更多炮响了。

黎明被猛烈的炮群惊醒而提前来临。

潘朵拉匣子打开了。

这是个魔鬼泄欲的早晨。

无数条闪烁明灭的弹道，将墨黑的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凛冽地空气波动着，被炙痛烫伤般痉挛不已。炽热弹丸洋溢着毁灭激情，在畅快飞行中啸音亢奋，尖锐如刺，向大地倾泄下分不清点串的爆光和浑然一体的轰响。有着几百万年地质史的灰褐色岩石，扒皮般被生生揭掉一层，化作碎屑粉末飞扬弥漫，漫无归宿地悬聚在一片火海之上，形成一个巨大尘团，饱浸浓烈的焦糊味和硫磺味。

“老虎”阵地沉浮着，摇晃着，恍若一艘危船，颠簸在风涛万里的洋面上。

耿红旗和弟兄们默然无声地搂着枪，坐在二线坑道里。巨大震波像一记接一记地闷棍，猛砸在他们头部，老觉着炮弹是从地底下发射上来，打得他们脚底板酥胀麻木，而屁股则像坐在漫涨的海涌上。

不时有人被震得牙齿嗑破舌头和嘴唇，“哎哟”一声捂住嘴。待手松开时，满掌是血。紧跟着是雇佣军的八国语言，乱糟糟冲上来。

惊心动魄的轰响声中，耿红旗随着李南星飞快冲出坑道，他向上眺望，只见炮火覆盖下一线阵地，炸点亮成一线，声波与震波，一前一后如海潮般平推过来，炽亮得格外醒目，仿佛一个岩浆滚动的火山口。

“冲上去！！”李南星提枪猛跑。

没有一头“老虎”恐慌，都跟在李南星身后！

狂奔！！

耿红旗带着仇恨第一个冲上山头，挺胸在烈风里一扬99式伞兵刀。

刀芒一闪！

第二把军刀冲上来！

第三把军刀冲上来！

第四把军刀！

第五把军刀！

第六把军刀！



第七把军刀！

炙热刀锋刮出左臂热血！

几十个中国军人傲立，将热血抹在刀上。

“一群中国军人！真正的对手！”刺目刀光晃得雇佣军上校罗顿被迫放下望远镜，命令道：“突击小队出击，炮群小队掩护！”

“砰砰！”

两声枪响，为首的两名雇佣军倒地。

“这帮孙子还有点战术素质！”耿红旗朝后面狙击手方向骂着。

“伙计们！跟丫死掐！！”李南星一声爆喝。

“是！”“老虎”们吼声如奔雷，几十把95式步枪子弹如闪电沿陡峭山壁倾泻而下。

雇佣军小队七扭八歪纷纷躲避，血光四溅中顽强地保持冲锋队形！

“报告！他们狙击阵地四十五度仰角，局部地区六十度，非常不利于步兵小队冲锋！”一个雇佣军少尉满脸是血地跑回来。

“混蛋！炮火延伸射击！掩护！胆敢撤退之人以此为鉴！”罗顿一扬战刀，斜劈了这个少尉参谋，在一片白花花的脑浆中大吼着。

一声巨大轰响，伴随着耀眼的火光冲向天际。接着雇佣军所有炮，山炮、野炮、曲射炮，在晨曦中冒着一串串长长的火道，呼啸着纷纷炸落在“老虎”阵地上。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雇佣军突击步兵小队开始大举强攻，大批人马蜂拥似的向山顶蹿犯……

雇佣军炮火发疯了！

“老虎”大队的弟兄们也疯了！他们只能血战，或者杀死敌人，或者被敌人杀死。他们别无选择。

在战斗开始双方还是能保持各自阵型，等到雇佣军步兵小队大量突进一线阵地，李南星也率队冲到了最前线的时候，一切都被打乱，乱飞的军刀，手执步枪狂猛突击的步兵，前仆后继的枪刺，缭乱的混战开始了。

血与光的海洋！

刀枪互碰同时伴随着语言的交流，双方纷纷发出类似野兽的嘶吼，武器



猛劈，根本就是野性发泄。

“铛！”耿红旗用伞兵刀硬是架住了一名俄国步兵突刺过来的寒光，混战一团！俄国人强悍的爆发力让他右臂有点麻，但他还是一刀抡出将这名老毛子脖筋斩断，他下半身尸首被刀芒带出很远才轰地倒下。

“刷刷！”又是两名洋鬼子从左右包抄着对他进行突刺，这次他闪身跳了起来，直接纵到了两人后面，舞刀疾劈，一个断头一个破腹！

“嘭！”他将面前两具尸首从山崖上踢落！

山顶上双方士兵在刀枪对刺后纷纷坠落悬崖，在闷嘶里中国军人越过死尸奋力接战，大喝声带着军刀飞旋，利刃劈开人骨刺耳啸音。天与地都似乎不在乎，只有一片浑噩杀戮之声，眼前敌人，斩！逃命敌人，杀！

无数军刀砍下，失去身体束缚下的人头，借着旋力能飞出十多米！刺死战士，劈死雇佣军，兵器断了就冲上去用拳头击打对方身体，被利刃砍下胳膊的小战士屹立不倒，冲上去用牙咬破敌人喉管，血染红了山峰，也红了人眼！

突然一门重炮强袭！

瞬即一地尸体。

耿红旗嘭地被掀翻，又踉跄站起来。

尸体里，陆续也有人站起。

敌人！

肉搏开始了！

“嘿”一个军装被撕成一条条的洋少尉闪电般冲了上来，一上来就是一拳！

话音未落，拳已离耿红旗下颌才一寸不到，他急退！

这一退，少尉步法急进！耿红旗急退！少尉猛进！瞬间两人已追出七八尺，耿红旗退到壕沟边，但少尉拳头离他下颌仍是一寸不到！

洋少尉拳速之快，像眨眼一样，恐惧！！

沟边，耿红旗脚踏一空，立即大仰身，一个钢筋“铁板桥”，少尉一拳，便自他脸上险险掠过！“铁板桥”是软功，练这功夫人必定要腰力很好才可以。

洋少尉一拳击空，倒是一呆。看见耿红旗一仰身下弯，以为机不可失，立



时易拳为掌，四指贯手，直插下去！

但是他忘了，他怔了一秒。他虽然防守森严，没有破绽，但在一怔之间，已露了破绽。

耿红旗身虽弯了下去，左足却抬了起来，疾踢出去！

他踢是少尉小腹！

少尉慌忙用左手一拍！可是他应付腿击时，右手攻势自然一慢。

就在这一慢之间，耿红旗身子就像弹簧一般弹了起来，左手格住了一插，一拳就击中少尉肋部的“章门穴”。

少尉忽然软颓了下去。章门穴是人身要穴之一。耿红旗借弹起之势，这一拳撞进去，足把少尉脑浆都打出来了。

又冲上一洋中尉，金发，高大，彪悍，凶残。

狂风袭来，二人破军服鼓荡。

中尉没有动。

耿红旗也没有动。

中尉仍没有动。

耿红旗更没动。

突然，中尉动了！

耿红旗也动了！

中尉一动，耿红旗动作更快，横扫他小腿胫骨！

胫骨是所有习武之人软肋！

中尉训练有素地一退，耿红旗如一头怒虎般扑过去就是一拳！

中尉避不及铁龙猛扑，反手也是一拳！

“砰砰！”

两人胸前同时中拳！

耿红旗一晃身，中尉退了一步，耿红旗大吼一声，又击出一拳！

中尉避不及，也还了一拳！

“砰砰！”

两人同时脸部中拳，热血狂喷！脸上都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耿红旗大叫一声，当胸又是一拳！



中尉怪叫一声，也是一拳！

“砰砰！”

这一拳交换后，二人脸色就煞白了起来！

中尉左手一震，竟亮出一样亮晶晶东西！

军刀！

这东西闪电般猛插耿红旗右肋！

耿红旗瞬间一个崩拳，匕首立飞，接着满脸是血的耿红旗却似闪电一般捞住了中尉的脚。他捞脚的时候，是前趋立，也就是说他这一捞，还包括了转腰、迫膝、侧受等动作，都在一刹那间完成。

中尉虽一脚被捞，另一只脚却凌空踢出！

可是耿红旗一张手，硬受一击，用内臂与侧肋，硬生生夹住中尉这一腿！

这一来，中尉变成了一脚被扣，一脚被夹，耿红旗又十分顽强，中尉挺在半空，落不下来，他大叫一声，居然能半空以腰力挺起，左手双指直插耿红旗带血双目！

毒招！

耿红旗虽制住他双腿，但他居然临危不乱，猛施杀手！

好个耿红旗，就在中尉挺腰插指时，忽然双手重重一摔！

要是中尉不挺腰攻击，至少可以手肩先着地，拍地而起，便可消去大部分落地之力；可是偏偏他又全神挺腰攻击，这一捧甩，翻身已不及，“砰”地腰背撞地！

中尉五官痛得挤在一起！可是立刻又跃了起来！他一跃起来，一个二段踢就飞了出去！

但是耿红旗也是一个二段踢，带着当年李小龙在十几岁时凌空飞腿踢碎木板的凶残！

“啪啪！”二人颊部各中一脚，耿红旗晃了下，可是中尉却斜飞了出去撞在擂木上，却立时弹了回来，横身一记勾拳！不愧为洋军官，两度受重击，他居然还可以掌握住主动攻击。

耿红旗便扣住他手臂，捧起了他的小腿，像挑起重担般抬起他，身子一连打横转了七八个圈，再震天怒吼一声，把他扔了出去！



“砰”敌人撞在掩体上，落下来时，两只眼睛已只见白膜，可是仍挣扎起，踉踉跄跄冲向耿红旗。

这孙子斗志很强。耿红旗只有一条路可走。

击倒他。

中尉扑上来，耿红旗出拳，他居然还拨得开，可是一个踉跄，耿红旗的膝就在这时顶在他左胸上。

“咔嚓”一声，中尉按着胸口，口吐白沫，慢慢坐了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一晃，再晃，终于“砰”地倒了，晕了过去。

一身血迹的耿红旗在狂风里，摇晃两下站稳。

又一个人影跃扑上来。

一个洋人上尉！

耿红旗还在流鼻血！右颊青黑了一片，他的鼻嘴，都有一丝丝，他曾捱受中尉一记前踢在左胸，又挨了一记侧踢在脸部，不管他是铁打，挨了这两下，绝不会好过到那里去。

“来吧！”耿红旗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

就在这时，上尉忽然闪电般一踢——如果耿红旗在此时冲了过来，一定会中他这一踢。

耿红旗像猫儿一般就地一滚，上尉飞侧踢就凌空擦过，而他马上起来，立时打出一记“后踢”！

“噗”！这一脚踢中耿红旗小腹。

上尉攻击太快了，像脱弦之矢一般射了过去，在耿红旗还未来得及反击之前，他已一拳擂在耿红旗右脸。

这下才真正够耿红旗受的，他奋力一声大喝，把上尉腿一提，推甩了出去！

上尉飞落五尺之外，居然像猫一般轻盈落地，立时像豹子一般冲向耿红旗，动作之迅速，平生仅见。上尉冲近，耿红旗马上感受到这压力，但他右臂已受伤，无法反击，只能用左臂格挡封锁！不料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冲近忽然蹲低，一脚低侧踢就切在耿红旗的小臂骨上。

咔嚓！